

… 中 国 伊 朗 学 译 丛 …

ایران شناسی در اروپا و شرق آسیا

Irani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

伊朗学 在欧洲和东亚

(美) 鲁迪·马特◎尼基·凯迪主编

姚继德 译校

宁夏人民出版社

伊朗学
East Iranian Linguistics
Language Studies in Europe and Asia

伊朗学 在欧洲和东亚

（德）安德烈·施密特著：安德烈·施密特
施密特·安德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 国 伊 朗 学 译 丛

ایران شناسی در اروپا و شرق آسیا

(美) 鲁迪·马特◎尼基·凯迪主编

姚继德译校

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 / (美)马特, (美)凯迪主编; 姚继德译校.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227-03964-8

I. 伊… II. ①马… ②凯… ③姚… III. 伊朗-研究-文集 IV. K37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5491 号

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

(美)鲁迪·马特 尼基·凯迪 主编 姚继德 译校

责任编辑 何克俭 杨 过

封面设计 程全盛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飞马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964-8/K·490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伊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伊朗文化连续几个世纪，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信德河岸到尼罗河，从中国到欧洲都留下了伊朗文明的足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朗古老文明把亚洲、欧洲和非洲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古波斯文明圈。伊朗独特的地理位置，古老的波斯文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对其他文明的形成、发展与交流起到了深远影响，波斯文明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伊中两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为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就是伊中两国友谊的最好见证。伊朗和中国曾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两国人民开拓的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是传达两国人民友谊的信使。我们的祖先通过丝绸之路，不仅从事贸易活动，而且还进行文化、艺术、文明、思想、精神和社会的交流，伊斯兰教就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并对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朗人民深受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尊重，在中国留下的波斯文明古迹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随着历史的发展，丝绸之路沿线城市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时至今日，伊斯兰教和古波斯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依然

清晰可见。从这些历史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斯语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

伊中两国的友好文化关系一直保持到了今天，不过，两国新一代人尚需要相互之间的全面了解和认识。两国在文化、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在这方面，伊中两国的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肩负着重大使命，除加强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双方应规划长远目标，翻译大量书籍，互相介绍，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把伊中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毫无疑问，文化的交流发展，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工业、贸易、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伊朗学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世界各国热爱伊朗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们正在孜孜不倦地从各个角度对伊朗进行广泛研究。在伟大的中国，中国伊朗学专家们用犀利优美的文笔在伊朗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历史和文化诸领域里撰写和翻译了不少专著，丰富了两国的学术殿堂，巩固了伊中两国的文化关系。有鉴于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为了加快多年来已经开始的伊中文化合作步伐，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民了解和认识伊朗文明与文化，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伊朗学领域的系列学术专著，其中包括《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中国伊朗学论集》第一辑。

尊敬的读者，《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是一部全面介绍伊朗学在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意大利、波兰、苏联、中国和日本等亚欧国家的发展历史及成果概貌的学术论著。共收录了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日本和中国的9位伊朗学学者撰写的全面介绍欧洲7个国家和东亚2个国家伊朗学研究的历史和成果概貌的论文。欧美国家的学者从古典的

或传统的两个层面广泛研究伊朗学，研究范围涉及考古学、语言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学科。

伊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两国进一步拓展文化合作关系已成为时代的需要。为增进伊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巩固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中国云南大学教授、伊朗学研究中心主任姚继德博士不仅组织他的研究生将《伊朗学在欧洲与日本》翻译成中文，而且还撰写了一篇伊朗学在中国的论文，全面而又详细地介绍了波斯文化、语言、古老宗教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因此，《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一书为读者了解伊朗学在欧洲国家，以及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对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伊朗将起到重要作用，对推动伊朗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希望中国学术界在未来创作更多的介绍伊朗文化等各领域的优秀作品，以便友好的中国人民能够直接了解真实的伊朗。在此，我要衷心感谢云南大学伊朗学研究中心主任姚继德博士为翻译此书呕心沥血，备历辛苦，祝他事业顺利、身体健康！希望伊中学者共同努力，为发展两国关系，促进人类的和平而努力奋斗！

最后，我要对宁夏人民出版社为出版本丛书给予的真诚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

穆罕默德·贾瓦德·阿高杰里博士

2008年7月12日于北京



中译本序

这是一部全面介绍伊朗学 (Iranian Studies 或 Iranology) 在欧洲大陆国家——法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意大利、波兰、苏联与东亚中国、日本的学科历史及成果概貌的学术论著。共收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日本和中国的 9 位伊朗学学者撰写的全面介绍欧洲大陆 7 个国家和东亚 2 个国家伊朗学研究的历史和成果概貌论文 9 篇。其中除《中国的伊朗学研究》一文外，其余的 7 篇论文和一篇导言，都是 1986 年 11 月由美国中东学会在波士顿召开的国际伊朗学研讨会论文集，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东研究所的伊朗学会 (The Society for Iranian Studies, Middle East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会刊《伊朗研究》(Iranian Studies) 杂志 1987 年第 20 卷第 2 至 4 期上刊载，汇编后命名为《伊朗学在欧洲和日本》(Irani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Japan)。本中心受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委托翻译出版此书，文化参赞阿高杰里博士 (Dr.M.Javad Aghajari) 建议我增写一章介绍中国伊朗学研究概貌的论文，然后更名为《伊朗学在欧洲和东亚》(Iranian Studies in Europe and East Asia)，列入中心与

其文化处联合规划的“中国伊朗学丛书”出版。鉴于中国是世界上从事伊朗学研究较早、成果积累较多的国家之一，而此前除了少数几篇涉及单个学科研究状况的综述性文章外，在国内尚无学者从广义角度撰文介绍过中国伊朗学研究的历史和概貌，故我欣然接受建议，草成《中国的伊朗学研究》一文，以酬参赞雅意。但因掌握文献有限，而使馆与出版社约定的交稿时间紧迫，无暇从容进行，我只好择其要项，作此钩沉稽要，所述难免挂一漏万，仅供伊朗学界同仁参考。

从学科的传统上来看，伊朗学在欧美国家一直是东方学麾下的一门显学，似可作广义和狭义之理解。狭义的伊朗学也可理解为古典的或传统的伊朗学，它与古典（或传统）东方学的学术旨趣范畴几乎重合，其研究范围集中于古代波斯帝国疆域内存在过的所有文明形态和文化遗存，其逻辑时限主要是波斯文化圈里的前伊斯兰时期（Pre-Islam Times），涉及的主要是考古学、古文字学、语言学、宗教学、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绘画、科技、天文、历算等学科。广义的伊朗学则在固守古典伊朗学核心范畴的同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大大拓展了其研究范围，而且其时限涵盖了前伊斯兰时期和后伊斯兰时期，直至当代的伊朗。换言之，广义的伊朗学不仅包罗了古代波斯疆域内所有物质和精神文明领域的研究，而且包括了波斯文化沿着丝绸之路远播辐射所及的欧、亚、非三大洲的地理范围，包括了当代伊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民族、科技、军事、内政、外交、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然而本书所收的9篇论文，其所述内容绝大部分仍属于传统伊朗学的范畴。它向我们首次系统地展示了这门重要学科在欧洲大陆和东亚地区发生、发展和繁荣的完整面貌。

因此，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

学而后知不足，译而后知精进。学术论著之翻译历来为学人所畏惧。它不独要求译者须具备良好之外文功底，尤为重要的是须具备深厚之相关专业学识修养。为培养本院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我特别遴选了英文较好的以下5名学生参与翻译工作：程巧燕（2004级）、李颖（2005级）、杨惠（2005级）、胡婷（2005级）、蔡奕文（2005级）和金杰（2006级）。程巧燕承担《沙俄和苏联的伊朗学研究》一文的初译，李颖承担《意大利的伊朗学研究（1557-1987）》一文的初译，杨惠承担《日本的伊朗学研究》一文的初译，胡婷承担《荷兰的伊朗学研究》一文的初译，蔡奕文承担《波兰的伊朗学研究》一文的初译，金杰承担《德语国家的伊朗学研究》一文的初译，李颖、杨惠两同学还协助我统一校订了全书的外国学者姓名，我本人承担了《导言》、《法国的伊朗学研究》两文和全书参考文献的翻译，负责对全书进行了最后的学术审校。因此，这本译著的出版，是我们师生共同合作的一项学术成果。

书中有许多拉丁转写的波斯文专有名词，除我熟悉者外，部分词汇的翻译得到供职于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的白志所先生的帮助，而本书的原著在中国无藏，系请我的英国学生康思佳博士（Dr.Komolos Anouska）从她所供职的伦敦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复印后寄来。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他们一并表示特别的谢忱。

本书的前8篇论著尽管都用英文撰写而成，但在各自论文中使用了所论国家母语的许多学术机构、刊物名、书名、地名、论文标题等，文种涉及法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波兰文、

俄文和日文，使得翻译工作充满挑战。译校者虽然作出了最大努力，但学力所限，错误难免，诚盼学界先进不吝赐正。

徐世昌 博士

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6月15日

于昆明北郊素菲斋

总序	(伊朗)穆罕默德·贾瓦德·阿高杰里 (1)
中译本序	姚继德 (4)
导言	(美)尼基·凯迪著 姚继德译 (1)
法国的伊朗学研究 - - -	(法)伯纳德·霍拉凯德著 姚继德译 (10)
德语国家的伊朗学研究	
.....	(德)伯特·弗拉格著 金杰译 姚继德审校 (58)
意大利的伊朗学研究 (1557~1987)	
.....	(意大利)安杰洛·皮蒙特泽著 李颖译 姚继德审校 (92)
荷兰的伊朗学研究	
.....	(荷兰)德布鲁吉著 胡婷译 姚继德审校 (125)
波兰的伊朗学研究	
.....	(波兰)安娜·克拉斯诺斯卡著 蔡奕文译 姚继德审校 (145)
苏联的伊朗学研究	
.....	(美)穆里尔·阿特金著 程巧燕译 姚继德审校 (180)
日本的伊朗学研究 - - -	(日)久井中西著 杨惠译 姚继德审校 (220)
中国的伊朗学研究	姚继德 (246)

Preface for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	<i>Mohammad Jawad Aghajari</i> (1)
Translator's words	<i>Yao Jide</i> (4)
Introduction	<i>Nikki R.Keddie</i> (1)
Iranian Studies in France	<i>Bernard Hourcade</i> (10)
Islamic-Iranian Studies and Studies Concerning Iran in the Islamic Period in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Austria and Switzerland	<i>Bert G.Fragner</i> (58)
Italian Scholarship on Iran (An Outline, 1557~1987)	<i>Angelo Piemontese</i> (92)
Iranian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i>J.T.P. de Bruijn</i> (125)
Iranian Studies in Poland	<i>Anna Krasnowolska</i> (145)
Soviet and Russian Scholarship on Iran	<i>Muriel Atkin</i> (180)
Iranian Studies in Japan	<i>Hisae Nakanishi</i> (220)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	<i>Yao Jide</i> (246)

导 言

(美) 尼基·凯迪 著^①

姚继德 译

本书系 1986 年 11 月在波士顿召开的中东学会大会上由尼基·凯迪 (Nikki Keddie) 和鲁迪·马特 (Rudi Matthee) 主持的两个相同主题的专题会议论文汇编。我们最初只打算出版两期修订后的参考论文。尽管来做这件综合性极强的编辑工作十分困难,但编者感到欣慰的是,每位作者都提交了很棒的论文。

这些论文在教学中的运用表明,以其他的主流语言如英语来阅读这些论文,从而实现波斯学问的传播是多么的重要。这些论文基本上都属于评论式的文献回顾,我们难于作出一一归纳。然而对编者而言,仍需要强调许多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伊朗学的范围甚广,曾经并且仍在被许多语言进行着研究。尽管英语成为了战后主要的国际语言,学者们往往仅懂英语,而波斯语却正在许多重要的著作中销声匿迹。比较而言,从 1960 年代以来,这种语言的鸿沟正在变得十分严峻。例如,在战后的德国我们发现

①作者尼基·凯迪 (Nikki Keddie) 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她是美国中东学会前任会长,代表著作是《革命的根源:伊朗现代史略》。译者姚继德系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伊朗德黑兰大学访问学者 (2004~2005),主要从事伊斯兰教、伊朗学、中国-中东关系史和世界民族研究。



伊朗学出现了复兴，出版了许多题材广泛的原创性伊朗学著作。日本的情形也一样，而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学术界，伊朗学的研究则出现了由量的增长向质的增长的转变，并形成了对西方开放的学术态势。法国学者，以及荷兰和波兰的少数学者继续做着伊朗学研究的重要工作。我们无法提供已经开展了伊朗学研究的每个国家学者的论文情况，除了波兰和苏联之外的东欧国家是最大的空白，如果将它们囊括进去的话，本书将变得卷帙浩繁。在编辑完本书之后，编者越发觉得需要鼓励对伊朗的原创性伊朗学著作进行英文的翻译（从所有的语言包括波斯语翻译过来），并欢迎有效开展这种鼓励工作的任何建议。不论这些建议是来自伊朗学的研究机构，来自其他感兴趣的群体，或提供翻译文章和著作给《伊朗研究》（Iranian Studies）杂志，或来自对伊朗学感兴趣的出版商和基金会。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与伊朗学研究会，与用英文或波斯文撰写著作的团体，与欧洲的和全国性组织，尤其是文章中曾提及的法国和意大利学术界进一步开展合作。继续在《伊朗研究》上总结关于伊朗研究的重要的外国学术成果，包括评论或文献资料类文章，都将是非常有益的。

倘若我们在各个领域，包括在社会科学各学科里都全面开展了工作，将是非常感人的，因为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的伊朗学研究都十分零散。事实上，相对于阿拉伯的研究而言，伊朗研究的经济效益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问题再加上因伊朗伊斯兰革命导致的问题，致使迄今为止的大多数国家的学者，都几乎难于前往伊朗进行实地的考察，阻碍了那些依靠田野调查进行研究的 社会科学家进入伊朗，或继续从事于伊朗研究。至于田野调查，人们只能做很少，而不容持作长期调查的乐观态度。但是正如一

篇德语文章所提到的那样，人们也会发现，那些无须进入伊朗就能得到丰富文献资料的史学家们有时却放弃了伊朗研究。人们会感觉到一些国家的伊朗研究，是一个远离实用的人文科学前沿的颇为孤独的领域。为其他国家开出处方不是我们的工作，但读到的这篇德语文章却告知我们，现在只有很少的美国学生在学习1890年前的伊朗历史，即使在伊朗之外仍可得到大量文献并需要进行研究。法国和意大利对伊斯兰后的伊朗历史的研究同样薄弱。在许多国家，没有条件或缺少研究伊朗历史的训练有素的史学家，这正是该领域的研究显得凋零的原因。少数几位主要的学者，诸如米诺斯基（Minorsky）、辛兹（Hinz）和比特鲁谢维斯基（Petrushevskii）等，甚至都未能建立起一个小小的有关伊斯兰后伊朗历史的学派，情形似乎还远不如他们的英国同行。一些重要的个人专著已经撰写完毕，数量可能正在增多，但迄今为止仍无发展出一个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学派的趋势，这可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连贯的伊朗伊斯兰历史的图画。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1）战后涌现出了一些伊朗学研究的“新学科”，包括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2）一些“老学科”，如考古学、艺术、语言、文献学、宗教和文学等，继续得到了发展。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们合作或单独进行的田野考察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新成果，日本学者也出版了单独的著作，幸运的是这些著作都用英文出版。

一些日本学者拓展了新的可称之为“经济学人类”的专门化领域，他们立足于广泛的乡村田野调查，向我们展示不同的人类和经济结果的不同，有时是新的耕作形式和土地所有制。当日本人能够仅凭一本护照进入伊朗，并被允许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自

由地在伊朗境内游动滞留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把这种学术方式带入革命后的伊朗。法国学者已经实现了对伊朗的城乡地理研究，并与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政府在民族语言学调查方面进行了法国－伊朗项目的合作。该项目组合了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法国学者还进行了伊朗部族、乡村和城镇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在德国方面，对伊朗研究最强的“新”领域是地理学，德国学者对伊朗主要城市的重要研究，以及研究的理论框架，对非地理学学者来说十分有益。其他的国家也在伊朗学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譬如有一位荷兰学者对库尔德人进行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

在近来对波斯文学发生兴趣的所有国家的学者中，论文方面最为突出的是波兰。这些论文向我们介绍了波斯文学领域的新趋势，以及当代作家研究的新成就。意大利学者的论文反映了意大利学术界的现状，尤其集中在当前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元历史”文学观，“元历史”的宗教相关学科以及知识史。最有独创性但又颇具争议的包萨尼（Bausani）的观点，显然部分受到了年轻学者们的挑战，但他的问题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强调一种“自生的”思想文化史，成为了一种阻碍意大利其他类型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力量。总体来看，意大利学术界反映出这样的一种倾向，即把伊朗视为一个语言学的、宗教的或者泛泛的东方学的国家来研究，而不是以此来培养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因此，意大利学者在伊朗学领域的贡献，在某些领域很强，而在某些领域则是空白。

意大利学者在伊朗学研究中较强而文章中鲜有提及的是考古学和历史修复方面。意大利学者在这些领域的总体成就，在 20 世